

## 陳坑——一個「獅象把水口」的地方

劉經富

江西修水縣文化局

過年前的最後一個雙休日，我決定到本縣的山口鄉、漫江鄉去一趟，方向在正南，首站是山口的陳坑。

據我掌握的陳坑陳姓資料，他們這一支是康熙乙丑（1685）年從福建汀州府上杭縣來蘇里遷來義寧州的，與陳寶箴的祖上是同一個地方，但比陳寶箴的家族要早來五十多年。陳坑陳姓已繁衍了12代，共有後裔230多人，一直是修水懷遠\*陳姓中一個比較大的村落。老譜的卷首有陳坑的屋圖，按照過去修譜的慣例，能夠在卷首登錄屋圖、墳圖的，一般都是較有實力的家族。修水懷遠陳姓自清同治2年開始修譜，到1994年共修譜6次，陳坑一次也沒有漏過。這反映出陳坑二百年來比較穩定和興旺，家族中能夠產生管理公共事務的人物。1994年全縣懷遠陳姓修譜，陳坑陳姓有4人入譜局，成為鄰近四、五個鄉懷遠陳姓組織聯絡的中心。因此，很有必要實地調查一次。

在家吃了午飯，到個體車站上車，拿地圖冊，往陳坑方向走去。這幾年為下鄉搞調查，特意把一本厚厚的《修水地名志》拆散，按公路路線將沿線的鄉鎮、村的地圖和文字說明裝訂成小冊，使用起來較為方便。在路上碰到兩個到鎮上賣炭的懷遠婦女，聽說是來搞懷遠歷史調查的，例搭話聊起來。不知不覺，走了三、四里，過了兩座木橋，進入一個山峒口，沿一條小河轉過兩個彎，便到了陳坑地界。

村子裏肅肅靜靜。年末歲尾，冬日融融，正是農家娶親嫁女或華廈落成的時節，人們不是去吃酒就是去幫忙，比平時找人更難一些，看見的大都是老人和小孩。陳坑的老人年齡最大者82歲，叫陳昌進，還有一個陳昌福，79歲。我與他們在場院裏談起來。兩位老人只在家塾裏發過蒙，讀書不多，不會談古說史，只是聽老輩人「哇」（即說）。他們

說：啓祖公從福建竄過來時，最早是落腳在一個比陳坑還要深進去幾十里叫山坑的地方，再往前走幾里就到現在的銅鼓縣了。後來遷到陳家嶺、古塘，道光年間再遷到陳坑。開始時陳坑很賜祥（興旺之意），光緒戊子（1888）年發人瘟，一次死了80多個，稱（ten，抬的意思）不贏（yan），就這樣敗（pa，衰落的意思）下來了。原先3隻屋有170多人，吃飯要擺十幾桌。屋裏住不下，只好在屋後屋側的樹下搭棚，樹蠻多。

我注意到，二位老人不會講懷遠話，而其他懷遠人聚居的地方，這樣大年齡的人是一定會講懷遠話的，原因是陳坑出現了一個特殊的情況。原來他們的上一代有一個人娶了一個本地姑娘，叫二伯娘。二伯娘在一群哇懷遠話的人中間生活覺得很壓抑，便有意識地教仔崽不哇懷遠話。這二伯娘為人賢慧，家道也殷實，經常拿零食（炒熟的花生、蠶豆、苞谷、薯片等）給仔崽吃，哄仔崽哇本地話，久而久之，懷遠話竟在陳坑失傳了。談到這一層，老人說：其實我俚懷遠人是「嫁女不嫁聲，賣屋不賣嶺」，本地人也哇我俚是「三年不改聲，成個攪家精」，很在意打本地聲還是懷遠聲的，可是我俚偏偏不會哇了懷遠話。我對「嫁女不嫁聲，賣屋不賣嶺」的說法很感興趣，認為是陳坑之行的收穫之一。此前在其他懷遠人聚居處聽過「寧可拋荒，不可拋腔」的說法，這次加上「嫁女不嫁聲，賣屋不賣嶺」，又為懷遠人的母語留戀意識增加了一條佐証。我也注意到二位老人敘述祖先從福建遷來時，用了一個「竄」字。這是一個本色的古漢語語詞，是懷遠人遷徙落腳之初艱難蹶竭實態的印記。

二位老人在談話時一再提到昌葵、三省、三瑛、世勳，說家族姓份上的事他們最清楚。這4個人的名字我早知道，前面提到的94年修譜陳坑有4人參加，就是他們4個。到陳坑，才知道這4家早

搬出了陳坑。昌葵是個博士（木匠，修水至今保存稱木匠為博士的習慣），兼做地仙；三省曾是村裏、鄉裏的會計；三瑛當過兵，退伍後在鄉小當老師；世勛是縣裏一個農墾場的職工。這4個應是陳坑走出去的人物了，雖然家不在陳坑，但姓份上的事還得由他們出頭頂。問陳坑可有老譜？二位老人說譜本來歸一個叫三明的人收藏，前幾天同宗有戶人家嫁女，在三明處借了本支的譜去敬祖，擺個樣子做儀式，喜事辦完後還給三明，而三明進山燒炭去了，遂放在昌進處。昌進從屋裏拿出一本民國癸未（1943）年的支譜，我梳理了一下，他們這一支的啓祖公叫興梧，梧公生啓元、啓光、啓霄；「啓」字輩後是「永」字輩，18人（指男丁）；永生達，81人，達生慶，175人；慶生朝，169人；朝生顯，142人；顯生昌，80人；昌生三，56人（陳坑的譜派輩要到「昌」字後才按陳文鳳、陳寶箴同治2年制定的「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取名）；三生格，54人；恪生封，12人。從上述統計來看，昌進、昌福說的陳坑一度人丁興旺，最多時有170人是確實的，但到「昌」字派開始跌落，「三」字派大都是解放後生人，到「恪」字派實行計劃生育，人丁就越發少了。看來，我到陳坑之前獲得的資料說陳坑一支現有230多人，可能靠不住。

利用等三明回來的時間，我察看了陳坑的屋場和山形地勢。陳坑村面積不是很大，三棟老屋從西往南排列。中間一棟是祖堂所在，它的場院比另外兩棟的場院要大一些。場院裏鋪鵝卵石，有殘存的圍垣。圍垣前有一口小塘，昌進、昌福說原來有三口品字形的池塘，兩口已經淤塞了。三棟老屋的形制一模一樣，中間一個大天井，上下兩重；左右對稱又有兩個小天井，用廂房隔開，屬側廳。屋檐下的階沿都嵌了鵝卵石，利於走路和排水，這是我所見過的其他懷遠人的老屋不曾做到的。三棟老屋都建於道光年間，與修水鄉間一些大屋和祖堂相比，這三棟老屋實在算不了甚麼。但看到老譜上登錄的屋場歷經一百四、五十年的風雨仍然不改舊貌，對我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驚喜。在其他懷遠人聚居的村落，有的已將老屋拆掉做了平頂屋。有的老屋雖在但已破敗不堪，有的在老屋周邊做了不

少平頂屋，而陳坑屋場的大環境沒受影響，整個村落沒有一棟新蓋的房子，無意間就為研究者留下了一個活的標本。

西邊那棟老屋側已廢棄多年的學堂，也保護了下來。學堂的面積小小的，約可坐二十來個學生。學堂有走廊過道與老屋相連，昌進告訴我，這是陳白秋的學堂。陳白秋是他的祖上，秀才出身，在附近教書很有名，教40個伢崽。陳白秋這個名字我一直記在心裏，光緒20年老譜領譜字號上「陳坑陳白秋領風字號」字樣，揣度他應是陳坑的一個人物，剛才看譜時查到陳白秋是個州庠生。陳坑的人文不盛，譜上只有四、五個人得過登仕郎的榮譽稱號，陳白秋是陳坑學歷最高的人。

陳坑的山形地勢，據昌進、昌福說，是「獅象把水口，金龜朝北斗」。「獅」、「象」我看不出來，山的形像甚麼要從遠處看，或者在有月光的夜裏看。「金龜」是指水口處的一個大土墩，原來有很多古樹，現在只剩下幾棵了。水口處原有春碓油榨房，有一架水車，1973年漲大水將這些都沖垮了，水口的景觀被破壞。陳坑的地勢後高前低，一條小河從修銅邊境的大山裏發源，蜿蜒幾十里，到陳坑這裏兜了個大彎，陳坑的半個村子都在河邊。小河的堤壩年久失修，73年和98年的大水，打走了陳坑的幾十畝田，益發使陳坑露出衰敗之象。關於「獅象把水口」的說法，我已是第二次聽說了。去年4月曾到一個四面環山的村落，一位老人也跟我說本地的山形地勢是「獅象把水口」，水口處也有一個大土石墩，只不過不叫「金龜」而叫「皇印墩」罷了。

快斷夜時分，三明帶他12歲的兒子強恪從燒炭的山裏回來。三明48歲，有一崽一女，老婆卻是個痴呆，因此三明家境極為貧困，4人睡一張大床，放一床民政部門發的那種8斤重的軍被。這麼冷的天，墊一床破竹簟子，這是我下鄉幾年僅見的一例，當即答應回縣後到民政局給他領一床墊絮來。三明雖然貧困，但對人對事卻很細心，因此陳坑的宗譜歸他管。問他樓上的譜箱裏可有老譜，回答說陳坑本來有不少老譜，可是有一年一位本家嫂嫂想蓄蜂，沒有蜂箱，竟將那隻老譜箱拿來鑽些洞

眼作為蜂箱用。譜倒在樓板上沒人管，被老鼠、漏雨毀掉了。原來的譜箱有花板，雕了菩薩崽（指人物形象）。現有的譜箱是94年接新譜時重造的，三明說，比原來的差遠了。

我在昌福家吃的夜飯，吃完飯已是8點多鐘了，準備到山口鎮上住宿。三明決意要送我，兩人打手電筒，高一腳淺一腳地走出來。一路上三明話不少：「小劉同志，你們官官相會，以文相會，哇得上事。上頭循情礙面，救濟看人打卦，請你幫我哇一哇。」三明還挺會說話，掌握的四音節詞還不少。農村稱出口四六句的人為會講話的人，這種文白相兼的語句很有表現力，大約從過去戲劇、唱本裏得來的。「官官相會」、「以文相會」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以前只知道「官官相護」、「以文會友」這兩個詞。黑古隆東地走了許久，才看到鎮上的燈光，三明一直送我到馬路上。我從兜裏摸出一張10元的票子，讓他去買一對電池，再買點東西給兩個伢崽吃。

第二天早上，我在等車去漫江時，站在一個高壩上遠眺陳坑那一帶的山嶺。昨日進去時，因不知道有「獅象把水口」一說，所以沒注意。今日細看，只見右邊一條長長的山脈，由高而低，伸延到與獅山相接處便斷了，應是象鼻子；左邊一座卻突然隆起，與象鼻相對的一頭是嶄齊的斷面，像刀劈斧削似的。此山前高後低，確實像一頭蹲伏的雄獅，在朝陽的輝映下顯得生氣勃勃。山形地勢的命名如果不說破，即使從它身邊走過也會無所發現；一旦知道了有意去觀賞，就會有越看越像的感覺。其實這「獅」、「象」是那條小河沖刷切割的結果，這條小河奔騰幾十里，從獅頭象鼻相接處的山峒口流入大河——武鄉水。山口鎮是修水縣有名的盆地，傳統的富庶之鄉，武鄉水從盆地的邊緣地帶流過。「獅象」好像是兩位「門神」，將那條幾十里長的峽谷與闊大的山口盆地截然分開。「獅象」外是喧鬧的煙火市廛，「獅象」內是原始的山林田園，兩種不同形態的生存方式既親近又遙遠。

就尋找懷遠人和陳寶箴家族的文獻資料而言，陳坑之行不是收穫最大的一次，但陳坑給我的

印象卻揮之不去。我想陳坑對懷遠人歷史的研究有兩個意義：一是陳坑這一支的遷徙史，說明他們實際上是沿那條小河不斷向下游遷移，從大山深處向平原盆地靠攏，最後停留在峽谷通往盆地的口子上，如果越過山峒口便進入盆地了。可是他們沒有跨出這一步，或許是幾次遷移已耗盡了這個家族的心力，或是遇到了有力的阻擋，再也無力向前推進了。解放後，陳坑有點本事的人都搬出來了，有的在山口鎮，有的在縣城，還有在南昌的，而峽谷中段的古塘卻還有陳坑一支的族人。因此，陳坑是他們大山深處那一段古史和解放後族人不斷遷出的新史的結合部；二是陳坑這個村落有供研究傳統農業社區生活內容的價值。雖然陳坑沒有中舉的旗杆石，門窗隔扇也沒有「琴棋書畫」、「漁樵耕讀」的木雕，但卻保存了一個原始的生存空間。在自給自足的傳統社會，一個村落只要有地方敬祖，有地方曬穀碾米榨油，有學堂讓孩子發蒙，就可以不依賴外部世界而生存繁衍下去。

我知道，我這次對陳坑的調查還是初步的。要進一步搞清陳坑陳姓的遷徙發展過程，就必須沿他們遷移的路線「復原」一次，還要綜合和對照宗譜上的材料，還要有更多的體驗。我想，那條有「獅」、「象」把關的幾十里長的大峽谷裏，還有許多我和現代人不知道和未必能夠馬上理解的東西。這些對我有深深的吸引力，我在尋找下一次進入的機緣。

寫於2001年春節期間

\* 清朝康熙年間開始，修水地方官府奉旨向廣東、福建及贛南等地發出招帖，移民開墾荒田山地，至康熙末年，遷入者已經逾萬，並與土著發生越來越多的磨擦。到雍正3年（1725），官府正式設立「懷遠都」，總共有4都8圖80甲，作為「附籍」。此後這批移民就一直被稱為「懷遠人」，講客家話。史學家陳寅恪先生一門，即修水懷遠人的一支。